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史 繹

(四十)

馬 驥 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史 繹

(四十)

撰 駒 馬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釋史卷五十一

春秋第二十一

晉文公霸業上 驪姬之亂

【國語】獻公卜伐驪戎。史蘇占之曰：勝而不吉。公曰：何謂也？對曰：遇兆挾以銜骨，齒牙爲猾，戎夏交猝，交猝是交勝也。臣故曰：且懼有口，懼民國移心焉。公曰：何口之有？口在寡人。寡人弗受，誰敢與之？對曰：苟可以懼其入也，必甘受逞而不知，胡可塞也？公不聽。遂伐驪戎，克之，獲驪姬以歸，有寵，立以爲夫人。公飲大夫酒，令司正實爵。與史蘇曰：飲而無肴，夫驪戎之役，女曰勝而不吉，故賞女以爵，罰女以無肴。克國得妃，其有吉孰大焉？史蘇卒爵，再拜稽首曰：兆有之，臣不敢蔽。蔽兆之紀，失臣之官，有二辜焉。何以事君？大罰將及，不惟無肴，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，凶之無有，備之何害？若其有之，備之爲瘳，臣之不信，國之福也。何敢憚罰。飲酒出。史蘇告大夫曰：夫有男戎，必有女戎。若晉以男戎勝戎，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，其若之何？里克曰：何如？史蘇曰：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。妹喜有寵，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。殷辛伐有蘇，有蘇氏以妲己女焉。妲己有寵，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。周幽王伐有褒，有褒人以褒姒女焉。褒姒有寵，生伯服，於是乎與虢石甫比，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。太子出奔申，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。周於是

乎亡。今晉寡德而安俘女，又增其寵，雖當三季之王，不亦可乎？且其兆云：挾以銜骨，齒牙爲猾。我卜伐驪，龜往離散以應我。夫若是，賊之兆也，非吾宅也。離則有之，不跨其國，可謂挾乎？不得其君，能銜骨乎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，雖逢齒牙以猾其中，其誰云弗從？諸夏從戎，非敗而何？從政者不可以不戒，亡無日矣。郭偃曰：夫三季王之亡也，宜民之主也，縱惑不疚，肆侈不違，流志而行，無所不疚，是以及亡，而不獲追鑑。今晉國之方偏侯也，其土又小，大國在側，雖欲縱惑，未獲專也。大家鄰國，將師保之多而驟立，不其集亡？雖驟立不過五矣，且夫口三五之門也，是以讒口之亂，不過三五，且夫挾小鯁也，可以小戕，而不能喪國，當之者戕焉，於晉何害？雖謂之挾，而猾以齒牙，口弗堪也。其與幾何？晉國懼則甚矣，亡猶未也。商之衰也，其銘有之曰：嘽嘽之德，不足就也，不可以矜，而祇取憂也。嘽嘽之食，不足狃也，不能爲膏，而祇離咎也。雖驪之亂，其離咎而已，其何能服？吾聞以亂得聚者，非謀不卒時，非人不免難，非禮不終年，非義不盡齒，非德不及世，非天不離數。今不據其安，不可謂能謀；行之以齒牙，不可謂得人；廢國而向已，不可謂禮；不度而迓求，不可謂義；以寵賈怨，不可謂德。少族而多敵，不可謂天；德義不行，禮義不則，棄人失謀，天亦不贊。吾觀君夫人也，若爲亂，其猶隸農也，雖獲沃田而勤易之，將弗克饗爲人而已。士蔣曰：戒莫如豫，豫而後給，夫子戒也。抑二大夫之言，其皆有焉。旣驪姬不克，晉正於秦，五立而後平。

【左傳】

莊公二十八年

晉獻公娶于賈，無子，烝於齊姜，生秦穆夫人，及大子申生，又娶二女於戎，大戎狐姬生重

耳。小戎子生夷吾。晉伐驪戎。驪戎男女以驪姬歸。生奚齊。其娣生卓子。驪姬嬖。欲立其子。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。使言於公曰。曲沃。君之宗也。蒲與二屈。君之疆也。不可以無主。宗邑無主。則民不威。疆場無主。則啓戎心。戎之生心。民慢其政。國之患也。若使大子主曲沃。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。則可以威民而懼戎。且旌君伐。使俱曰。狄之廣莫。於晉爲都。晉之啓土。不亦宜乎。晉侯說之。夏。使大子居曲沃。重耳居蒲城。夷吾居屈。羣公子皆鄙。唯二姬之子在絳。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。晉人謂之二五耦。〔國語〕驪姬言於公曰。夫曲沃。君之宗也。蒲與二屈。君之疆也。不可以無主。宗邑無主。則民不威。疆場無主。則啓戎心。戎之生心。民慢其政。國之患也。若使大子主曲沃。而二公子主蒲與屈。乃可以威民而懼戎。且旌君伐。使俱曰。狄之廣莫。於晉爲都。晉之啓土。不亦宜乎。公說。乃城曲沃。大子處焉。又城蒲。公子重耳處焉。又城二屈。公子夷吾處焉。驪姬既違大子。乃生之言。大子由是得舉。

【史記】獻公五年。伐驪戎。得驪姬。驪姬弟俱愛幸之。十二年。驪姬生奚齊。獻公有意廢太子。乃曰。曲沃。吾先祖宗廟所在。而蒲邊秦。屈邊翟。不使諸子居之。我懼焉。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。公子重耳居蒲。公子夷吾居屈。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。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。太子申生。其母齊桓公女也。曰齊姜。早死。申生同母女弟。爲秦穆公夫人。重耳母。翟之狐氏女也。夷吾母。重耳母女弟也。獻公子八人。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。及得驪姬。乃遠此三子。

【國語】獻公伐驪戎。克之。滅驪子。獲驪姬以歸。立以爲夫人。生奚齊。其娣生卓子。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。以速縣。重耳處蒲城。夷吾處屈。奚齊處絳。以微無辱之故。公許之。史蘇朝告大夫曰。二三大夫其戒之乎。

亂本生矣。日君以驪姬爲夫人。民之疾心固皆至矣。昔者之伐也。起百姓以爲百姓也。是以民能欣之。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。今君起百姓以白封也。民外不得其利。而內惡其貪。則上下既有判矣。然而又生男。其天道也。天彊其毒。民疾其態。其亂生哉。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。樂樂而安安。是以能有常。伐木不自其本。必復生。塞水不自其源。必復流。滅禍不自其基。必復亂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。禍之基也。畜其子又從其欲。子思報父之恥。而信其欲。雖好色。必惡心。不可謂好。好其色。必授之情。彼得其情。以厚其欲。從其惡心。必敗國。且深亂。亂必自女戎。三代皆然。驪姬果作難。殺太子而逐二公子。君子曰。知難本矣。驪姬生奚齊。其娣生卓子。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。里克丕鄭荀息相見。里克曰。夫史蘇之言將及矣。其若之何。荀息曰。吾聞事君者。竭力以役事。不聞違命。君立臣從。何貳之有。丕鄭曰。吾聞事君者。從其義不阿其惑也。惑則誤民。民誤失德。是棄民也。民之有君。以治義也。義以生利。利以豐民。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。必立大子。里克曰。我不佞。雖不識義。亦不阿惑。吾其靜也。三大夫乃別。烝於武公。公稱疾不與。使奚齊蒞事。猛足言於大子曰。伯氏不出。奚齊在廟。子盍圖乎。大子曰。吾聞之。羊舌大夫曰。事君以敬。事父以孝。受命不遷爲敬。敬順所安爲孝。棄命不敬。作令不孝。又何圖焉。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況。有不忠焉。廢人以自成。有不貞焉。孝敬忠貞。君父之所安也。棄安而圖遠於孝矣。吾其止也。公之優曰施。通於驪姬。驪姬問焉。曰。吾欲作大事。而難三公子之徒。如何。對曰。蚤處之。使知其極。夫人知其極。鮮有慢心。雖

其慢。乃易殘也。驪姬曰：吾欲爲難，安始而可？優施曰：必於申生，其爲人也。小心精潔，而大志重，又不忍人。精潔易辱，重債可疾，不忍人，必自忍也。辱之近行，驪姬曰：重無乃難遷乎？優施曰：知辱可辱，可辱遷重，若不知辱，亦必不知固秉常矣。今子內固而外寵，且善不莫不信，若外單善而內辱之，無不遷矣。且吾聞之，甚精必愚，精爲易辱，愚不知避難，雖欲無遷，其得之乎？是故先施譏於申生。獻公田，見翟祖之氛，歸，饗不寐，卻叔虎朝，公語之，對曰：牀第之不安邪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？公辭焉。出語士蔣曰：今夕君不寐，必爲翟祖也。夫翟祖之君，好專利而不忌，其臣競諂以求媚，其進者壅塞，其退者距違，其上貪以忍，其下儉以幸，有蹤君而無諫臣，有冒上而無忠下，君臣上下，各厭其私，以縱其回，民各有心，無所據依，以是處國，不亦難乎？君若伐之，可克也。吾不言，子必言之。士蔣以告公，說，乃伐翟祖，卻叔虎將乘城，其徒曰：棄政而役，非其任也。卻叔虎曰：旣無老謀，而又無壯事，何以事君？被羽先升，遂克之。

【左傳】

閔公元年

晉侯作二軍，公將上軍，大子申生將下軍，趙夙御戎，畢萬爲右，以滅耿，滅霍，滅魏，還爲大

子城曲沃，士蔣曰：大子不得立矣，分之都城，而位以卿，先爲之極，又焉得立？不如逃之，無使罪至，爲吳大伯，不亦可乎？猶有令名，與其及也。且諺曰：心苟無瑕，何恤乎無家？天若祚大子，其無晉乎？

【國語】十六年，公作二軍，公將上軍，大子將下軍，以伐霍，師未出，士蔣言於諸大夫曰：夫大子，君之貳也，恭以俟嗣，何官之有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，是左之也。吾將諫以觀之，乃言於公曰：夫大子，君之貳也，而帥

下軍。無乃不可乎。公曰。下軍。上軍之貳也。寡人在上。申生在下。不亦可乎。士蔿對曰。下不可以貳上。公曰。何故。對曰。貳若體焉。上下左右。以相心目。用而不倦。身之利也。上貳代舉。下貳代履。周旋變動。以役心目。故能治事。以制百物。若下攝上。與上攝下。周旋不變。以違心目。其反爲物用也。何事能治。故古之爲軍也。軍有左右。闕從補之。成而不知。是以寡敗。若以下貳上。闕而不變。敗弗能補也。變非聲章。弗能移也。聲章過數。則有釁。有釁。則敵入。敵入而凶。救敗不暇。誰能還敵。敵之如志。國之憂也。可以陵小。難以征大。君其圖之。公曰。寡人有子而制焉。非子之憂也。對曰。夫太子。國之棟也。棟成乃制之。不亦危乎。公曰。輕其所任。雖危何害。士蔿出。語人曰。太子不得立矣。改其制而不患其難。輕其任而不憂其危。君有異心。又焉得立。行之克也。將以害之。若其不克。其因以臯之。雖克與不。無所避臯。與其勤而不入。不如逃之。君得其欲。太子遠死。且有令名。爲吳大伯。不亦可乎。太子聞之。曰。子輿之爲我謀忠矣。然吾聞之。爲人子者。患不從。不患無名。爲人臣者。患不勤。不患無祿。今我不才。而得勤與從。又何求焉。焉能及吳大伯乎。太子遂行。克霍而反。讒言彌興。

【左傳】

二年

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。里克諫曰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。以朝夕視君膳者也。故曰冢子。君行則守。有守則從。從曰撫軍。守曰監國。古之制也。夫帥師專行。謀誓軍旅。君與國政之所圖也。非太子之事也。師在制命而已。稟命則不威。專命則不孝。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。君失其官。師師不

威將焉用之。且臣聞臯落氏將戰。君其舍之。公曰。寡人有子。未知其誰立焉。不對而退。見太子。太子曰。吾其廢乎。對曰。告之以臨民。教之以軍旅。不共是懼。何故廢乎。且子懼不孝。無懼弗得立。脩己而不責人。則免於難。太子帥師。公衣之偏衣。佩之金玦。狐突御戎。先友爲右。梁餘子養御罕夷。先丹木爲右。羊舌大夫爲尉。先友曰。衣身之偏。握兵之要。在此行也。子其勉之。偏躬無慝。兵要遠災。親以無災。又何患焉。狐突歎曰。時事之徵也。衣身之章也。佩衷之旗也。故敬其事則命以始。服其身則衣之純。用其衷則佩之度。今命以時卒。闕其事也。衣之龙服。遠其躬也。佩以金玦。棄其衷也。服以遠之。時以闕之。龙涼冬殺。金寒玦離。胡可恃也。雖欲勉之。狄可盡乎。梁餘子養曰。帥師者。受命于廟。受賑于社。有常服矣。不獲而龙。命可知也。死而不孝。不如逃之。罕夷曰。龙奇無常。金玦不復。雖復何爲。君有心矣。先丹木曰。是服也。狂夫阻之。曰。盡敵而反。敵可盡乎。雖盡敵。猶有內讒。不如違之。狐突欲行。羊舌大夫曰。不可。違命不孝。棄事不忠。雖知其寒惡。不可取。子其死之。太子將戰。狐突諫曰。不可。昔辛伯諗周桓公云。內寵竝后。外寵二政。嬖子配適。大都耦國。亂之本也。周公弗從。故及於難。今亂本成矣。立可必乎。孝而安民。子其圖之。與其危身以速罪也。【國語】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。謂公曰。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。甚寬惠而慈於民。皆有所行之。今謂君惑於我。必亂國。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。君未終命而不沒。君其若之何。盍殺我。無以一妾亂百姓。公曰。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。驪姬曰。妾亦懼矣。吾聞之外人之言曰。爲仁與爲國不同。爲仁者愛親之

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。故長民者無親。衆以爲親。苟衆利而百姓蘇。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。衆況厚之。彼將惡始而美終。以晚蓋者也。凡民利是生。殺君而厚利衆。衆孰沮之。殺親無惡於人。人孰去之。苟交利而得寵。志行而衆說。欲其甚矣。孰不惑焉。雖欲愛君。惑不釋也。今夫以君爲紂。若紂有良子。而先喪紂。無章其惡。而厚其敗。鈞之死也。無必假手於武王。而其世不廢祀。至於今。吾豈知紂之善不哉。君欲勿恤。其可乎。若大難至而恤之。其何及矣。公懼曰。若何而可。驪姬曰。君盍老而授之政。彼得政而行其欲。得其所索。乃其釋君。且君其圖之。自桓叔以來。孰能愛親。唯無親。故能兼翼。公曰。不可與政。我以武與威。是以臨諸侯。未沒而亡政。不可謂武。有子而不勝。不可謂威。我授之政。諸侯必絕。能絕於我。必能害我。失政而害國。不可忍也。爾勿憂。吾將圖之。驪姬曰。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。使無日以牧田野。君之倉廩固不實。又恐削封疆。君盍使之伐翟。以觀其果於衆也。與衆之信輯睦焉。若不勝翟。雖濟其臯可也。若勝翟。則善用衆矣。求必益廣。乃可厚圖也。且夫勝翟。諸侯驚懼。吾邊鄙不做。倉廩盈。四鄰服。封疆信。君得其賴。又知可不。其利多矣。君其圖之。公說是。故使申生伐東山。衣之偏褻之衣。佩之金玦。僕人贊聞之。曰。大子殆哉。君賜之奇。奇生怪。怪生無常。無常不立。使之出征。先以觀之。故告之以離心。而示之以堅忍之權。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。惡其心。必內險之。害其身。必外危之。危自中起。難哉。且是衣也。狂夫阻之衣也。其言曰。盡敵而反。雖盡敵。其若內讒何。申生勝翟而反。讒言作於中。君子曰。知微。

○驪姬巧舌如簧。然言益巧。而情益露。非讒者之工。自聽者

之味也。

十七年冬，公使太子伐東山。里克諫曰：「臣聞臯落氏將戰，君其釋申生也。」公曰：「行也。」對曰：「非故也。君行，太子居以監國也。君行，太子從以撫軍也。今君居，太子行，未有此也。」公曰：「非子之所知也。」寡人聞之，立太子之道三：身鈞以年，年同以愛，愛疑決之以卜筮。子無謀吾父子之間，吾以此觀之。公不說。里克退，見太子。太子曰：「君賜我偏衣金玦，何也？」里克曰：「孺子懼乎？衣躬之偏，而握金玦，令不偷矣。孺子何懼？夫爲人子者，懼不孝，不懼不得。且吾聞之，敬賢於請。孺子勉之乎？」君子曰：「善處父子之間矣。」太子遂行。狐突御戎，先友爲右，衣偏衣而佩金玦，出而告先友曰：「君與我此何也？」先友曰：「中分而金玦之權，在此行也。孺子勉之。狐突歎曰：『以龙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，寒甚矣。』胡可恃也？雖勉之，敵其可盡乎？」先友曰：「衣躬之偏，握兵之要，在此行也。勉之而已矣。偏躬無慝，兵要遠災，親以無災，又何患焉？至於稷桑，翟人出逆，申生欲戰，狐突諫曰：『不可。』突聞之，國君好艾，大夫殆。好內適子殆，社稷危。若惠於父而遠於死，惠於衆而利社稷，其可以圖之乎？況其危身於翟，以起讒於內也。」申生曰：「不可。君之使我，非歡也。抑欲測吾心也。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。又有甘言焉。言之大甘，其中必苦。譖在中矣。君故生心，雖蜎譖焉避之，不若戰也。不戰而反，我臯滋厚。我戰雖死，猶有令名焉。果戰敗，翟於稷桑而反，讒言益起。狐突杜門不出。君子曰：『善深謀。』」（韓非子）

國君好內，則太子危。好外，則相室危。〔紀年〕獻公十九年，公命瑕父呂錫邑于國都。

【史記】獻公私謂驪姬曰：「吾欲廢太子，以奚齊代之。」驪姬泣曰：「太子之立，諸侯皆已知之，而數將兵，百姓

附之。奈何以賤妾之故，廢適立庶？君必行之。妾自殺也。驪姬詳譽太子，而陰令人譖惡太子，而欲立其子。
【詩】采芡采芡，首陽之巔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信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采芣采芣，首陽之下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與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采葑采葑，首陽之東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從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（詩序）采芡，刺晉獻公也。獻公好聽讒焉。

【左傳】

僖公四年

初，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，卜之不吉，筮之吉。公曰：「從筮。」卜人曰：「筮短龜長，不如從長。且

其繇曰：『專之渝，攘公之羶。一薰一蕕，十年尙猶有臭。』必不可。弗聽，立之。生奚齊。其娣生卓子，及將立奚齊，既與中大夫成謀。姬謂大子曰：「君夢齊姜，必速祭之。」大子祭于曲沃，歸胙于公。公田，姬寘諸宮六日，公至，毒而獻之。公祭之地，地墳與犬。犬斃，與小臣亦斃。姬泣曰：「賊由大子。」大子奔新城。公殺其傅杜原款，或謂大子子辭。君必辯焉。大子曰：「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飽。」我辭，姬必有罪。君老矣，吾又不樂。」曰：「子其行乎？」大子曰：「君實不察其罪，被此名也。」以出人，誰納我？十二月戊申，縊于新城。姬遂譖二公子，曰：「皆知之，重耳奔蒲，夷吾奔屈。」

【國語】反自稷桑，處五年。驪姬謂公曰：「吾聞申生之謀愈深，日吾固告君，曰得衆，衆弗利，焉能勝翟？今矜翟之善，其志益廣，狐突不順，故不出。吾聞之，申生甚好信而彊，又失言於衆矣。雖欲有退，衆將責焉。言不可食，衆不可弭，是以深謀。君若不圖，難將至矣。」公曰：「吾不忘也。」抑未有以致臯焉。驪姬告優施，曰：「君既許

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。吾難里克。奈何。優施曰：吾來里克。一日而已。子爲我具特羊之饗。吾以從之飲酒。我優也。言無郵。驪姬許諾。乃具。使優施飲里克酒。中飲。優施起舞。謂里克妻曰：主孟昭我。我教茲暇豫事。君乃歌曰：暇豫之吾。吾不如鳥。鳥人皆集於苑。已獨集於枯。里克笑曰：何謂枯。優施曰：其母爲夫人。其子爲君。可不謂苑乎。其母旣死。其子又有謗。可不謂枯乎。枯且有傷。優施出。里克辟奠。不煖而寢。夜半召優施曰：曩而言戲乎。抑有所聞之乎。曰：然。君旣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。謀旣成矣。里克曰：吾秉君以殺太子。吾不忍通復故交。吾不敢中立其免乎。優施曰：免。旦而里克見丕鄭曰：夫史蘇之言將及矣。優施告我。君謀成矣。將立奚齊。丕鄭曰：子謂何。曰：吾對以中立。丕鄭曰：惜也。不如曰不信。以疏之。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。以變其志。志少疏。乃可閒也。今子曰中立。況固其謀。彼有成矣。難以得閒。里克曰：往言不可及。且人中心唯無忌之。何可敗也。子將何如。丕鄭曰：我無心。是故事君者。君爲我心。制不在我。里克曰：殺君以爲廉。長廉以驕心。因驕以制人家。吾不敢抑撓志。以從君。爲廢人以自利也。利方以求成人。吾不能將伏也。明日稱疾不朝。三旬。難乃成。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：今夕君夢見齊姜。必速祠而歸福。申生許諾。乃祭於曲沃。歸福於絳。公田。驪姬受福。乃寘燭於酒。置葷於肉。公至。召申生。獻公祭之地。地墳。申生恐而出。驪姬與犬肉。犬斃。飲小臣酒。亦斃。公命殺杜原款。申生奔新城。杜原款將死。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：款也不才。寡知不敏。不能教導。以至於死。不能深知君之心度。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。小心狷介。不敢

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。故陷於太難。乃逮於讒。然款也不敢愛死。唯與讒人均是惡也。吾聞君子不去情。不反讒。讒行身死可也。猶有令名焉。死不遷情。彊也。守情說父。孝也。殺身以成志。仁也。死不忘君。敬也。孺子勉之。死必遺愛。死。民之思。不亦可乎。申生許諾。人謂申生曰。非子之臯。何不去乎。申生曰。不可。去而臯釋。必歸於君。是惡君也。章父之惡。而笑諸侯。吾誰鄉而入。內困於父母。外困於諸侯。是重困也。棄君去臯。是逃死也。吾聞之。仁不惡君。知不重困。勇不逃死。若臯不釋。去而必重。去而臯重。不知逃死而惡君。不仁。有臯不死。無勇。去而厚惡。惡不可重。死不可避。吾將伏以俟命。驪姬見申生而哭之。曰。有父忍之。況國人乎。忍父而求好人。人孰好之。殺父以求利。人人孰利之。皆民之所惡也。難以長生。驪姬退。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。將死。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。申生有臯。不聽伯氏。以至於死。申生不敢愛其死。雖然。吾君老矣。國家多難。伯氏不出。奈吾君何。伯氏苟出而圖吾君。申生受賜以至於死。雖死何悔。是以諡爲共君。驪姬既殺太子申生。又譖二公子曰。重耳夷吾。與知共君之事。公令奄楚刺重耳。重耳逃於翟。令賈華刺夷吾。夷吾逃於梁。盡逐羣公子。乃立奚齊焉。始爲令。國無公族焉。

【禮記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。公子重耳謂之曰。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。世子曰。不可。君安驪姬。是我傷公之心也。曰。然則蓋行乎。世子曰。不可。君謂我欲弑君也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。吾何行如之。使人辭於狐突曰。申生有罪。不念伯氏之言也。以至於死。申生不敢愛其死。雖然。吾君老矣。子少。國家多難。伯氏

不出而圖吾君。伯氏苟出而圖吾君，申生受賜而死，再拜稽首乃卒。是以爲恭世子也。○檀弓：「說苑」狐突乃復事獻公。三年

【左傳】五年

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。

〔公羊傳〕：「甚之也。」

〔穀梁傳〕：「晉侯，斥殺，惡晉惡也。」

初，晉侯使

士爲二公子築蒲與屈，不慎，實薪焉。夷吾訴之，公使讓之。士薦稽首而對曰：「臣聞之，無喪而感，憂必讎焉。無戎而城，讎必保焉。寇讎之保，又何慎焉？守官廢命，不敬，固讎之保，不忠，失忠與敬，何以事君？」詩云：「懷德惟寧，宗子惟城。」君其修德而固宗子，何城如之？三年將尋師焉，焉用慎？退而賦曰：「狐裘尨茸，一國三公，吾誰適從？」及難，公使寺人披伐蒲。重耳曰：「君父之命，不校。」乃徇曰：「校者，吾讎也。」踰垣而走，披斬其袪，遂出奔翟。六年春，晉侯使賈華伐屈。夷吾不能守，盟而行，將奔狄。卻芮曰：「後出同走，罪也。不如之梁。」梁近秦而幸焉。乃之梁。〔國語〕：「二十二年，公子重耳出亡，及柏谷，卜適齊楚，狐偃曰：『無卜焉，夫齊楚道遠而望大，不可以不通。』」愚陋而多怨，走之易達，不通可以竄惡，多怨可以共憂，今若休憂於翟，以觀晉國，且以監諸侯之爲，其無不成。乃遂之翟，處一年，公子夷吾亦出奔，曰：『盜從吾兄竄於翟乎？』冀芮曰：『不可。』後出同走，不免於翟，且天借出，借入存也。且必告悔，告悔，是吾免也。乃遂之梁。」居二年，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，四年，復爲君。

八年 晉里克帥師

梁由靡御，虢射爲右，以敗狄于采桑。梁由靡曰：「狄無恥，從之，必大克。」里克曰：「懼之而已。」無速衆狄。虢射曰：「期年狄必至，示之弱矣。」夏，狄伐晉，報采桑之役也。復期月。〔史記〕：「晉伐翟，翟以重耳故，亦擊晉於潞桑，晉兵解而去。當時，晉疆，西有河西，與秦接壤，北邊翟。」

東至河 九年

九月，晉獻公卒，里克丕鄭欲納文公，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。初，獻公使荀息傅奚齊，公疾，召

之曰。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。其若之何。稽首而對曰。臣竭其股肱之力。加之以忠貞。其濟君之靈也。不濟則以死繼之。公曰。何謂忠貞。對曰。公家之利。知無不爲。忠也。送往事居。耦俱無猜。貞也。及里克將殺奚齊。先告荀息曰。三怨將作。秦晉輔之子將何如。荀息曰。將死之。里克曰。無益也。荀叔曰。吾與先君言矣。不可以貳。能欲復言而愛身乎。雖無益也。將焉辟之。且人之欲善。誰不如我。我欲無貳。而能爲人已乎。冬十月。里克殺奚齊于次。書曰。殺其君之子。未葬也。荀息將死之人曰。不如立卓子而輔之。荀息立公子卓以葬。十一月。里克殺公子卓於朝。荀息死之。君子曰。詩所謂白圭之玷。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。不可爲也。荀息有焉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。及高梁而還。討晉亂也。令不及魯。故不書。〔公羊傳〕此未踰年之君。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。殺未踰年君之號也。〔穀梁傳〕

其君之子云者。國人不子也。國人不子何也。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。〔春秋繁露〕雖晉事者曰。春秋之法。未踰年之君稱子。蓋人心之正也。至里克殺奚齊。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。曰。所聞詩無達詁。易無達言。春秋無達辭。從變從義。而一以奉人仁。錄其同姓之禍。固宜異操。晉春秋之同姓也。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。天下所共痛也。本其所爲爲之者。蔽於所欲得位。而不見其難也。春秋疾其所蔽。故去其正辭。徒言君之子而已。若謂奚齊曰。嘻嘻。爲大國君之子。富貴足矣。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。以至此乎云爾。錄所痛之辭也。故痛之中有痛。無罪而受其死者。申生奚齊卓子是也。惡之中有惡者。已立之。已殺之。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。齊公子商人也是也。故晉禍痛而齊禍重。春秋傷痛而敦重。是以奪晉子繼立之辭。與齊子成君之號。詳見之也。〔列女傳〕乃戮驪姬。鞭而殺之。

【公羊傳】及者何。累也。弒君多矣。舍此無累者乎。曰。有。孔父仇牧皆累也。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。曰。有。則此何以書。賢也。何賢乎荀息。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。其不食其言奈何。奚齊卓子者。驪姬之子也。荀息傳焉。驪姬者。國色也。獻公愛之甚。欲立其子。於是殺世子申生。申生者。里克傳之。獻公病將死。謂荀息曰。